



# 故垒西边

□涂国文

暮色四合,我们在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讲解员李老师的带领下,步出纪念馆,前往不远处的镇海口海防遗址安远炮台参观。

穿过马路,抬眼望去,一座浑圆的巨堡遗址赫然出现在前方,下面围着一道长长的铁栅栏,像一道篱笆,护卫着一个历史的幽梦,这便是安远炮台。夕晖从我们身后的招宝山林梢斜射下来,将乌龙岗低伏的山脊和大地镀成一片铜色。这座浑圆厚实、面朝甬江屹立的炮台,形如一枚遗弃在风中的巨型铜钮扣。这枚锈迹斑斑的铜钮扣,在明清与民国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,曾经紧紧咬住宁波的衣领,抵御着寒潮的锋刃和侵略者的炮火,护住了一个民族的锁骨。

推开铁栅栏门,趋近炮台,仰视峭崖般高高堵在身前的残壁,一种压迫感油然而来——我知道,它来自历史深处的屈辱与抗争。巨堡正中一道拱形洞门如虚空的巨人般傲然挺立,洞门上方交错攀爬着几条枯藤,远看就像一张吸附在磁铁上的残破铁丝网。从洞门内壁头顶倒垂下几条细长的树根,如老者灰白的须发,愈加增添了炮台的沧桑感。恍惚中,我似乎看见在历史深处,威远城如负伤的巨兽,缠着云雾的绷带,却始终挺着以青石垒就的脊椎,从地脉中挣出,撑住了塌陷的天穹。江对岸金鸡山上的瞭望所依然在望,与之遥相呼应,这对子母堡如一对扣紧的子母扣,将来自东海的寒流死死封堵于炮火之外。

炮台高约三层楼,壁厚两米许。现存遗址包含三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遗存:清光绪年间的三合土基座,民国的混凝土工事,抗战时期的战壕系统。东南方向的炮眼、西北方向的洞门,在时光的侵蚀下,一齐漫漶了容颜。刚硬的墙体壁立着,上面缀满深深浅浅的弹痕,覆盖黄枯细微的苔茸,灰黑幽暗,斑斑驳驳,似裂开的巨钟铜瓣,紧锁住喑哑的怒吼;又似破碎的巨瓮陶片,粘附着凋落的铮鸣鼓角;更似一身坚不可摧的铠甲,紧裹在老将军伟岸的身躯上。从断裂处露出的赭红色墙体,似寂灭的炮火,亦似凝固的鲜血。伸手触碰墙体,粗粝的触感立即从指尖传来。那黄泥、沙砾与糯米浆

混合制成的三合土基座,历经百余年风雨,依然硬如铸铁。

这是一件巨大而古老的甲衣,这是一种独属于古老华夏的缝纫工艺:

裁剪江南最温软的稻米,与大地最温热的黄泥、最坚硬的砂砾,织成一件坚固的铁衣,护卫着千年家园的冷暖。而那尊东指大海、西控江面的克虏伯大炮,便是最粗壮的补衣针。它们曾怒吼着将克敌制胜的捷报绣上天空的襟口,试图缝合破碎的金瓯。血色硝烟,将这里的山河蜡染成一幅惊心动魄的中国近现代海防图。弹痕累累的墙体,是被侵略者的炮火不断剪开的扣眼;每一个窟窿,都是一次穿透、一次抵抗,一次缝合后的再次破裂。炮台拽起东海的一缕缕银线,往复穿引,终将甬江的怒吼,缀连成一件厚实、耐寒且耐磨的铁衣。

炮台的穹顶早已倾颓,露出瓦蓝色的天光。光线与尘埃在空气中飘浮,仿佛时间凝固的碎屑。风声在炮台内回旋,带着海水和铁锈的咸腥,诉说着镇海人民同心御侮的光荣

历史:1885年3—4月,法国远东舰队的铁甲舰多次如黑鲸逼近镇海口,安远炮台与对岸金鸡山的平远、靖远炮台互成犄角,火炮织成的火网覆盖江面;1940年7月,日军对镇海发起进攻,中国守军依托经现代化改造的安远炮台阵地与日寇展开激战……敌人暴风骤雨般的弹药倾泻在炮台上,墙体留下一个个深浅不一的弹孔。每一个弹孔都是一个扣眼,暮色与曙光在这些扣眼里交替穿行。海天雄关逐寇寇。安远炮台作为一粒最关键、从未被扯落的铜钮扣,让招宝山和中华民族的头颅昂得更高。

战事已远,炮台静默。冰冷的炮管,如今指向的是一个不再需要它的和平天空。石生植物漫上堡顶,绿色火苗取代了血色硝烟。明清的风、民国的雨,被稀释成甬江上的薄雾。远处一桥飞架,如一道现代的金线,绣出镇海新的生活图景。蓝天之下,祥云飘荡,几只鸥鹭翻飞,翅尖掠过水面,闪烁如银针,将天地缝合在一起。

故垒西边,光阴东流。江风猎猎,安远炮台这枚铜钮扣依然紧紧地扣着时光的衣襟,将过去与现在、伤痕与未来牢牢地扣在一起。它扣住的是记忆,是土地与海洋之间那份不曾松懈的警觉。即便山河已无恙,它依然保持着扣紧的姿态——作为一粒钮扣,它深深知道,唯有永久的紧扣,才能护卫民族的颈项和胸膛永远不受风寒。

## 安远炮台

□涂国文

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钮扣,曾咬紧宁波的衣领  
抵御寒潮的锋刃,护住明清与民国的锁骨

甬江的衣袂翻卷,被一阵阵从英法炮舰  
与倭寇炮管中旋起的腥风,反复撕扯

背后的威远城缠着云雾的绷带,从地脉中  
挺起青石垒成的脊椎,撑住塌陷的苍穹

它与对岸北仑区的金鸡山瞭望所  
结成双排扣般的子母堡,封印住东海的逆流

用黄泥、沙砾和糯米浆混合缝制的甲衣  
属于一种古老华夏的独特工艺

克虏伯炮管是一种粗壮的补衣针  
将捷报绣上天空的襟口,缝合破碎的金瓯

血色硝烟,将它蜡染成一幅中国近现代海防图  
它身上密布的弹痕,如不断剪开的扣眼

它拽起东海的一道道银线,往复穿引  
将甬江的怒吼,缀连成一部耐磨耐寒的御侮史

翠绿的石生植物漫上它圆形的绒氈  
招宝山和中华民族的头颅昂得更高

远处甬江入海口一桥飞架。蓝天中飘荡着祥云  
几只鸥鹭翻飞如银针

## 草鞋印轧过括苍山

(外二首)

这些脚印是活的,在泥泞里发芽  
在刺刀尖上蜿蜒。夜行时  
他们把星光扎紧在绑腿  
千万草鞋轧过砾石,血泡踩破的小路  
沿途长满红杜鹃

夜太沉,即使火把会暴露行踪  
可他们偏把松明捆成枪刺的形状  
照一程,就捅破一程黑暗  
直到天边漏出鱼肚白,才发现  
整座括苍山都是未熄灭的炭

### ○凤岭山杜鹃祭

四月的风翻过纪念碑时  
突然放轻脚步。石阶上  
未干的水渍像来不及邮寄的  
家书上的泪痕

一百多级台阶,分三组通向主碑  
仿佛在谱写一波三折的史诗  
而山腰那些迟开的杜鹃  
是抗战动员时,女兵遗留的唇语

越来越多喊杀声,从岩壁弹出  
不是悲鸣,是根须在演习  
“老虎团”阵仗,浸透血的绑带  
已纺成映山红的经线

当云层裂开一道金缝  
整座凤岭山举起手臂  
那漫坡摇曳的,不是花  
是他们举了八十年的火把

### ○雨中警灯

雨点梳理着巡逻警车的顶灯  
顺势抽离乌云的沉重。雨点还打在  
栉比的屋檐、门窗,将街口的红蓝符号  
通过水晶,反射到每户人家  
这些前仆后继的雨点  
多像交通站里次第暗下去的烛火  
又复燃,在盾牌上流淌成河  
仿佛长夜尽头,总有年轻人  
在警灯的指引中,找准每滴热血的归途  
他们终将以灯火为号  
续写铁骨与星光的约定

□王阁

## 寻根

□范洪

小的时候,我常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窗口,静静地沉思。有时,父亲还会哼起《五月的鲜花》《八路军军歌》……那歌声,铿锵低沉,至今仍在我脑际萦回。

父亲名叫范长寿,1914年出生在山省东无棣县一个农民家庭。抗日战争时他化名范复兴,先后担任无棣四区区长、区委书记。其间,父亲被掳去日本做劳工,受尽磨难,凛凛不屈。1949年,父亲、母亲、表姐一起参加渡江战役南下。父亲先后在温州、上海、杭州工作。1965年只身支援宁夏建设,直至1981年离休,才回杭州与家人团聚。1984年,父亲病逝。

父亲生前,和我们聚少离多,也很少谈自己的战争经历。我是靠着父母亲零星的讲述和父亲解放初撰写的干部自传,对青年时的父亲有了了解。2011年我退休后数次回老家“寻根”,不仅触摸到父亲的青年时代,也看到了一幅幅老区军民同仇敌忾的壮阔画卷。

(一)

1931年“九一八”后,东北沦陷,日寇步步紧逼,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。正在无棣师范讲习所读书的父亲,团结其他进步同学,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。1934年,毕业后的父亲当了一名小学老师。

一个夏夜,父亲吃过晚饭,在校内乘凉,有两个陌生人来借宿。其中一个叫武振东的青年,与父亲聊得很投机:他们谈起日寇的野蛮侵略,谈起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,谈起苏联的十月革命……谈至深夜,武振东向父亲吐露自己是共产党员,还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。父亲不便轻易答应,只能回答“考虑一下”。父亲参加革命后才知道,武振东就是武大风烈士,他也一直将武大风视为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。

武大风1931年入党,1934年4月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马颊河大罢工。罢工斗争失败以后,他转入地下。就是这期间,父亲遇见了武大风。1943年,武大风在抗击日寇“扫荡”的战斗中牺牲,年仅28岁。2020年,武大风被列入第三批全国“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”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家乡也渐渐听得到敌人的大炮声。国民党县政府官员纷纷弃城逃跑,一时人心惶惶,学校也无人过问。到了10月,学校已难以支撑,被迫放假。宣布放假这天,师生、家长、村干部聚在一起,心情沉痛,不少人哭出了声。父亲为大家鼓劲:“中国不会亡的,我们一定会胜利的!”村干部和父亲告别时,难过地说:如果胜利了,我们还请范先生来教书……

此时的无棣县,许多武装举起了抗日的旗帜。群众最拥护的,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。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父亲一边探听八路军的消息,一边继续参加抗日宣传活动。党的地下组织也注意到了他的行动。1939年11月,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领导下,他搜集敌

情、给部队送情报、散发传单……

1940年2月,父亲奉命去地委学习。这次学习后,是要离开家庭的。走的那天晚上,父亲对爷爷撒了谎:“舅舅托人叫我明天到他家去,也不知道什么事情,明天不一定回来。”爷爷让他早去早回。父亲又偷拿了家中几元钱,在心里辞

别了父亲。

其实爷爷从父亲的语气中已经有了察觉。爷爷曾和我说过,那时父亲常对他说:“国家要是亡了,家还保得住吗?!”

(二)

父亲战斗的冀鲁边区是一片大平原,无险可守,斗争环境残酷异常。父亲一生遭遇很多坎坷,但他常说:“我是幸存者,比起牺牲的战友,我知足了。”

父亲曾给我讲过石景芳、徐尚武烈士的事迹。他们是父亲的同学;石景芳的父亲,还是我父亲的老师。石景芳牺牲时只有30岁,徐尚武牺牲时只有31岁。

1942年6月9日,2万多日军对我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地进行“大扫荡”。19日拂晓,在东光县四柳林村一带,担任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的石景芳,带领队伍与敌激战。弹药消耗殆尽了,就展开肉搏,刺刀拼弯了,就用砖头砸,甚至用拳头、牙齿同敌人拼杀撕咬。终因寡不敌众,壮烈牺牲。

1943年初,5000余日伪军向我鲁北“大扫荡”。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尚武,率部队保护地委、专署机关撤退时遭遇大量敌人。他率50名勇士掩护大部队突围,最后英勇牺牲。日寇残忍地割下徐尚武的头颅,挂在城门楼上。

有的人,在革命熔炉中,锻造成钢铁战士;有的人,在严峻的考验面前,却当了可耻的叛徒。

1943年夏,正当冀鲁边区遭敌伪反复“扫荡”“清剿”,处境十分困难时,军区司令员邢仁甫阴谋指使叛徒杀害副司令员黄骅,叛变投敌。

父亲此时正担任无棣四区区长,四区驻扎着冀鲁边军区的后勤机关,受邢仁甫叛变的影响尤甚。冀鲁边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,布置任务,区委区政府积极行动起来,做好群众安抚工作,严惩汉奸叛匪。邢仁甫投敌时,拉不走任何部队。1950年,邢仁甫在天津被抓获,被人民政府执行死刑。

黄骅烈士牺牲时,只有32岁。如今的黄骅市,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。2014、2015年,黄骅、石景芳、徐尚武先后被列入第一批、第二批全国“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”。

烈士们的鲜血,浇灌了冀鲁边区大地的革命之花。

(上)